

【宗教学研究】

贡山县丙中洛地区多种宗教从冲突到并存、 交融发展历史研究^{*}

高志英

(云南大学历史系, 云南 昆明 650031)

【关键词】 贡山县; 丙中洛乡; 宗教; 发展历史; 研究

【摘要】 贡山县丙中洛乡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端, 境内山高谷深, 民族众多, 居住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7种民族,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8%以上。当地各族群众主要信仰原始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是典型的边疆、多民族、多宗教信仰的地区。本文拟以此为个案, 初步探讨在一定的历史时期, 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宗教和外来宗教从冲突到并存至相互交融, 共同推动社会文化变迁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1)01-0048-05

Conflict, coexist and fusion——history study on the religion development of Binzhongluo district, Gongshan county

GAO Zhi-ying

(History Depart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Key words: Binzhongluo Township; Gongshan county; religion; development; history

Abstract: Binzhongluo township of Gongshan county, located at the north end of Yunnan Nujiang Lisu Minority Nationality Autonomous Prefecture, Binzhongluo township, transversed by high mountains and deep villages, is the habitat of seven minority nationalities such as Nu, Lisu, Tibet and Du-long.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township is 6, 183, in which that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counts for over 98%. The main beliefs of the local people are primitive religion, Catholicism, Christianity and Tibetan Buddhism (Lamaism). Such situation make Binzhongluo Township a typical border area with various nationalities and various religion.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took Binzhongluo as a study case, probed into the problem of conflict, coexist and fusion of traditional religions and spread-in religions in domestic border multi-nationality regions, and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transitions of social culture with the lapse of time.

一、丙中洛原始宗教概况

贡山县丙中洛乡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最北端, 北靠西藏, 东依迪庆, 西经独龙江至缅甸。下辖丙中洛、甲生、秋那桶、双拉等村公所, 总人口有6183人。乡政府驻地距贡山县城茨开有60公里。境内山高谷深, 民族众多, 居住着怒族、傈僳族、藏族、独龙族等7种民族,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 [收稿日期] 2000-09-04

[作者简介] 高志英(1964-), 女, 纳西族, 云南丽江人, 云南大学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从事民族历史与文化研究。

98%以上。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传统宗教(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外来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从冲突到并存至相互融合,共同推动社会文化的变迁。

怒江北部地区包括今丙中洛在内的古老居民是怒族。《斲方輿胜览·金齿诸路·潞江》曰:怒江“俗名潞江,出路蛮。”潞蛮即今天的怒族。“怒江江边,古宗人的居地,达到菖蒲桶和打拉,再南到捧大、永拉干、茨开、普拉底各地,土族则另是一种怒子民族。……人数实在不多。怒子因住居这段怒江而得名。”^[1]

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在历史的时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种反映。”^[2]丙中洛地区地处偏隅,同所有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较低的民族一样,自然鬼神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是丙中洛群众最初的信仰。他们崇拜自然万物有灵,举凡风、雨、日、月、星、辰、山、林、树、岩等都成为崇拜的对象,分为随时给人们制造疾病的鬼灵和随时保佑人畜兴旺和吉祥的神灵两类。鬼灵有山鬼、水鬼、路鬼等 10 多种;神灵有山神、树神、猎神、水神、庄稼神等 10 多种,还有统管各种鬼灵的神“恰不拉”。凡遇到各种疾病,就认为是鬼灵作祟,进行祭祀活动以祈求鬼灵饶恕。往往在逢年过节、开荒种地,或上山打猎时都要给予祭奠,并有固定的祭祀仪式,仪式主要由祭师即巫师“南木沙”来完成。主要的祭祀活动有“汝为”即祭谷神,“夸白”,即祭雨神,“亚拉整”即喊灵魂或祭幽魂。巫师在祭祀前都要进行卜卦,主要卜卦的种类有手卦、猪卦、鸡卦、竹签卦、酒卦、鸡蛋卦、水卦、刀卦、绵纸卦等。根据所求内容采用不同的卜卦形式,卜卦的结果不同,祭祀的时间、地点和祭品也不一样。每次祭神祭鬼都大量杀牲,而且每一种祭祀都有一篇代代相传的优美祭文,集中表述他们的宗教观念。^[3]

长期以来,“不善耕稼,他们的农事粗放极了。一切生活简单,什么都不考究,都不需要,居处近山,自己也见猎心喜。”^[4]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把自然力量看成是有意志的东西并加以人格化,对其祈求膜拜,在唱着一曲曲娱神的赞歌的同时,也在原始宗教的彼岸之神那里寻找在现实生活中很难获得的满足和慰藉,直至 18 世纪以后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此地才打破了原始宗教一统天下的格局。

二、藏传佛教的传入以及与原始宗教的冲突

大约距今 200 年前后,喇嘛杜功建带着一个随从,从四川省的德格喇嘛寺取道昌都,经维西辗转来到贡山丙中洛向当地怒族群众传教。“当时,怒族群众只崇拜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不懂什么叫喇嘛,不肯入教,并进行了反抗斗争。”^[5]传说有一天,当地群众 30 多人包围杜住的草棚,要把他驱除出村。但不知杜使了什么法术,使前来围他的人像钉子钉住似的动弹不得。第二年,人们又组织了一次反教斗争。钟焦、钟得、甲生等三个怒族村子的一百多个农民,拿上大刀、长矛和弩弓来围杜功建。杜坐在山坡上,只见他往身边的芋头堆呼口气,芋头就从坡上滚向人群,砸伤了十几个人。人们又惊又怕,终于慑服了,表示愿意入他的教。从此喇嘛教就在丙中洛传播开来。透过传说中扑朔迷离的迷雾,我们就可看出藏传佛教传入丙中洛后与原始宗教发生过不少的冲突并逐步站稳脚跟、打破此地原始宗教一统天下的历史真实。

杜功建在丙中洛传教 7 年后,接替他的是同样来自四川德格喇嘛寺的松娄喇嘛。松娄在丙中洛盖了一幢土木结构的小喇嘛寺。松娄治寺 28 年间,“从德钦、中甸、西藏等地陆续搬来了 75 家藏民,在寺庙周围居住。”^[4]维西厅还派 12 户那马人(白族支系)迁徙到此“安家落户,替寺庙开田引水种水稻”。^[5]据载,丙中洛第四任治寺喇嘛是兰雀治格,他在 1783 年建成了普化寺,分三层楼房,雕梁画柱,内有泥塑佛像及彩色壁画,显得金碧辉煌。寺产有马牛各一百,绵羊千只,水田 150 亩,收租税共收粮食 11 万斤左右。这是丙中洛喇嘛寺(或藏传佛教)的昌盛时期,但与原始宗教的矛盾和冲突仍然存在。最大的一次是兰雀治格病倒而怪罪于巫师,把丙中洛境内的 9 个巫师全部召来,逼他们限期医好。巫师作法不灵,除昆楚逃走外,其余 8 人被处死。这是丙中洛喇嘛寺或藏传佛教鼎盛时期与原始宗教的一次大冲突。表面看,9 个巫师 8 死一逃,普化寺暂时占了上峰,实际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真正得了实惠的是维西厅。昆楚逃到维西厅告状,普化寺也派了人前去打官司,结果普化寺输了,把寺内仅有的两竹筒金输给维西厅一筒,维西厅由此加强了对丙中洛地区的政治、司法和经济控制。以后,在这一次冲突中斗得两败俱伤的原

始宗教和藏传佛教相互间都没有能力作更多的抗衡。

兰雀治格治寺 27 年死后,内部几任喇嘛管理不力,外部官、兵、匪和天主教等侵扰不断,藏传佛教自始至终都未能取得在丙中洛的主导地位。

三、天主教对原始宗教和藏传佛教的冲击

地处滇西北的贡山与毗邻川藏的维西、德钦,同属天主教会的西藏教区。1856 年,西藏教区正式成立。1861 年,《北京条约》一经签定,天主教会立即开列西藏教区七名传教士的名单,要求颁发护照,准许入藏。^[6]受到全藏僧民的强烈反对,传教士被迫由昌都退到巴塘,沿金沙江而下,经盐井进入滇西北,于同治末年先后在维西、德钦等地建立教堂,并成立西藏教区云南总铎区。但是,天主教在此地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查顾司铎任司铎在阿墩子设立教堂十余年,并无居民从教。其左右伺应供仪者,仅川民数名。该处蛮夷人等,大都格格不相入者。”^[7]由于维西、德钦等地为藏族聚居地,其民多信奉喇嘛教,正因同族同教的缘故,深受西藏三大寺的影响,两地历来的政治斗争也彼呼此应,并且是寺院的喇嘛起着领导的作用。贡山的情况也如此,信奉喇嘛教的多为搬迁来此的 75 户藏民的后裔及其随后搬来的藏族,他们对喇嘛教的信奉是根深蒂固的。而且经过多年的经营,喇嘛教对当地其他民族的群众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对于一个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西方宗教,传自维西、德钦等地的藏传佛教就更容易产生认同感,因而藏传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就要比以往的藏传佛教与原始宗教之间的冲突激烈得多。“天主教的传入侵犯了当地喇嘛教的利益,而且天主教还阻止入教的教友向喇嘛寺纳贡缴税,这样就引起了当地喇嘛寺的不满,也遭到了群众的反对。”^[8]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贡山传播天主教的任安守的传教道路就注定布满荆棘,在短短 10 余年时间里就经历了三次冲突。

光绪十八年(公元 1892 年),西藏察瓦龙喇嘛寺的僧侣和各族群众把任安守赶出了察瓦龙。任逃到贡山丙中洛的青那桶,想在此立足传教,受到此地喇嘛寺僧侣和藏族、怒族群众的阻击,在逃跑途中,任的同伴在过溜时被埋伏群众用火药枪击毙掉进江里,任连夜趁黑翻越碧罗雪山,逃回德钦的茨菇教堂。任的首次贡山之行就这样狼狈结束,也使他在以后的传教过程中必要时就诉诸武力了。

1900 年,任安守再次到贡山白汉洛村准备购地建教堂,遭到菖蒲桶地方土目喃良辅的反对,并率领居民 45 人执械驱赶。白汉洛教堂建好之后,当地群众的仇教情绪更高。次年,喃良辅又率领群众不卖粮食给教堂。西藏的贡格喇嘛派遣几百人的藏民武装,从察瓦龙进入丙中洛讨伐和驱逐任安守,得到丙中洛群众和喇嘛寺僧侣的响应。^[8]但任安守早有准备,用洋枪对付僧民的弓箭和长刀,亲自用枪射伤了一个藏民。僧民死者甚众,反“洋教”斗争失败。任更加意识到军事力量在传教中的重要性。1902 年,任请求丽江府派官兵一哨(80 人)开往白汉洛保护传教。

有了清兵的保护,任安守便有恃无恐地禁止当地各族群众信奉喇嘛教,不准请喇嘛打鼓念经,还规定教徒与非教徒不准通婚,引起群众的反感。1905 年,德钦、盐井、中甸和巴塘等地爆发轰轰烈烈的反洋教斗争。同年,任安守又想在丙中洛中丁村修建教堂,既遭到普化寺喇嘛的强烈反对,同时也因为强派民工激起了群众的愤怒。普化寺的管事马·库乐应民所请,对任下了 3 道驱逐令,任置之不理。旧历七月十五日,库乐指挥 200 余人分两路包围白汉洛教堂。驻兵哨官杨玉林知道后,引军撤到腊早。白汉洛教堂被烧毁。任只身逃到腊早,雇当地商人段廷瑞到维西厅,抗议廷守李学诗治民不力,并要其下令杨率兵攻打丙中洛。随后,任又到昆明,通过驻昆明法国领事馆向云贵总督锡良提出抗议,要求赔偿白银 30 万两,并镇压起义群众。云贵总督令丽江府查办,知府委派师爷夏瑚为阿墩子弹压委员,将维西厅李学诗斩首,又将哨官杨撤职,并悬赏白银千两攻打丙中洛。清政府采取“加官赏银”的办法,封任为三品道台,赔偿白银 15 万两,其中由贡山县负责赔偿 3000 两。同时,在段廷瑞的率领下,清兵攻入丙中洛,抓捕起义首领 9 人,杀维西、德钦等地喇嘛二三十人,并将喇嘛寺在中丁、才当、茶腊、彭当、青那桶、永拉干等地的田产转赔给天主堂。此后,任安守用赔偿银重修了白汉洛教堂,又先后在中丁、青那桶、茶腊、彭当等地修建了教堂。^[9]至此,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奴才满清政府作后盾的任安守终于在丙中洛站稳了脚跟。

通过这次大冲突后,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在丙中洛的势力已明显的彼消此长。1924 年,天主教信徒

600 多户、1016 人, 教堂 6 所, 神甫 7 人, 并属西康教区管理。^[3] 但教案过后“民怨尚存, 畛域巨深”,^[10] 传教工作仍然难以开展。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可惜各大教堂, 业已开办 30 年, 至今教友只十余人, 老司铎(任安守)谈到此处, 也不禁喟然!”^[11] 相反地, 白汉洛教案对丙中洛的藏传佛教无疑是致命一击, 使当地残剩的僧民“所留之租不敷养赡, 所指之寺不敷栖止, 存款罄尽, 无力经营, 种种苦情, 真有束手待毙之势”,^[12] 无力他顾, 与天主教包括后来传入的基督教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

四、基督教在丙中洛局部地区的传播

把基督教首先传入贡山的是美籍牧师莫尔斯夫妇。据独龙族第一个基督教牧师伊里亚回忆, 莫尔斯先是在四川的巴塘一带传教, 因当地藏族普遍信奉喇嘛教, 发生了喇嘛教与基督教的矛盾和冲突。莫尔斯夫妇被迫逃离巴塘, 经维西、白汉洛逃到缅甸。几年后(具体时间不详, 大约在 20 世纪 30 年代), 莫尔斯在维西县传教不顺的情况下, 再次来到贡山, 首先在腊早附近的普格勒村建教堂, 并以此为据点, 东连维西, 南向福贡扩展, 北上传到月谷、丹珠、丹当, 各地信教人数猛增。后来, 莫尔斯派到维西培训过的沙木义到丙中洛的双拉、比毕里一带传教, 基督教就在丙中洛下段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群众中传播开来。但是, 丙中洛的藏族信奉藏传佛教, 怒族已有一部分群众入了天主教, 特别是丙中洛中上片以及靠近中甸和维西一带均有天主教捷足先登, 建立了天主教堂, 成为其势力范围, 所以, 基督教在丙中洛一直没有形成大气候。

五、多种宗教的并存与融合

基督教和天主教能够在怒江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 前人已作过论述。从贡山各族群众一开始接受天主教的情况看, 首先是原始宗教的落后和愚昧给了外来的相对文明的宗教以可乘之机。尽管与当地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鬼神崇拜在群众的思想意识里有根深蒂固的一面, 但“丧则弃尸, 不敬佛而信鬼。借贷刻木为契, 负约则延巫祝。失物, 令巫人卜之”,^[13] 的鬼神崇拜尚处于原始的层次, 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系统, 显然缺少顽强的传统力量。特别是没有本民族文字, 仅仅依靠口头的传说来传承自己的文化, 限制了其稳定性和向广阔的深层发展的可能。怒江长期与外界隔绝, 钳制了其文化随着外部世界的发展而实现飞跃, 从而使原始宗教在历经千年的演绎而趋于完善的外来宗教的冲突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二是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适宜当地生产生活实际的传教手段。如, 约在一百多年前, 贡山迪麻洛白汉村的一队怒族夫妇生了六七个孩子都夭折了, 村里的“南木沙”扬言是其施的巫术, 夫妇二人杀了这个巫师逃到德钦的茨宗村被任安守收留, 就入了教, 后生了 3 个孩子都养活了, 这夫妇就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任还给男的取了个教名叫若杜。若杜是丙中洛地区第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 后来若杜把任安守带到贡山迪麻洛传教。任用看病给药等手段获得了群众的好感, 迪麻洛的许多群众都信了天主教。^[14] 三, 天主教在丙中洛能够后来居上, 还与其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致。但因此地民族众多, 各民族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背景不同, 相对地宗教信仰也不同, 就出现了原始宗教、藏传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相互并存的局面。随着历史的发展, 四种宗教由冲突到并存, 进而到交融, 对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政治方面(在 1950 年以前)出现了多种政治势力。“中维两厅, 邻近西藏, 崇奉佛教, 浹髓沦肌, 怒江既无官长, 复无土弁, 故民人尤为喇嘛是信是依。……故大喇嘛从前系兼土司, 所以数百年来, 相安无事。”^[12] 当时清政府尚未在贡山设治, 喇嘛寺就成了当地的最高统治结构。松萎(喇嘛)把丙中洛的土地占为喇嘛寺所有, 还规定, 凡居住在贡山境内(除独龙江地区)的居民都要向喇嘛寺交纳贡税。20 世纪初天主教传入丙中洛地区, 传教士除自己佩带枪支外, 还有清兵作后盾, 在地方干涉诉讼, 盘剥群众, 每一教堂俨然就是一“官署”。再加设治前丽江府的“遥领”和设治后菖蒲桶设治局的统治, 这样, 在丙中洛 823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政治的、宗教的、地方的、中央的, 各派势力盘根错节, 彼此争雄, 群众深受其苦。

宗教信仰方面, 从单一的原始宗教发展到四教即本地宗教、外来宗教, 落后宗教和相对文明的宗教同时并存。据调查, 2000 年, 藏传佛教信徒有 1369 人, 天主教有 515 人, 基督教有 205 人; 藏传佛教有喇嘛寺 1 所, 天主教堂 3 所, 基督教堂 3 所; 藏传佛教有喇嘛 24 人, 天主教有神甫 3 人, 基督教有 2 人。同时同地, 喇嘛寺钟声阵阵, 天主堂唱经悠扬; 你布你的道, 我拜我的佛。丙中洛成为多种宗教文化的一个

博物馆。

民族结构方面,从普化寺所在的喇嘛寺村的变迁历史来看,原来名叫“那马重”(意思是那马人的村寨),原因是最先的居民是从维西搬迁来的为普化寺种植稻谷的那马人,现已发展成藏、独龙、怒、汉和傈僳等众多民族杂居的寨子。…现在,丙中洛怒族人口有 3164 人,傈僳族 2130 人,藏族 556 人,独龙族 286 人。在共产党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丙中洛成为不同信仰的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民族大家庭。

经济方面,藏传佛教、天主教及基督教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丙中洛的对外交往,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兰雀治格死后,代理喇嘛执寺的徐姓执寺是德钦华翁坪斗古茨林土司的儿子,为了与其父一起搞长途贩运,修通了华坪翁到伊犁区陇治的人马驿道,把德钦的铁锅、铁三角、布匹及针线等日用品由人背马驮,源源不断地运到丙中洛、察瓦龙一带。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4]天主教传教士安德勒修通了德钦到白汉洛的人马驿道,以及从白汉洛到德钦龙志村,白汉洛到维西岩瓦的人马驿道。这些如今仍然是两地群众相互往来的交通要道。藏传佛教传入丙中洛后,搬迁到此的那马人带来稻种及精耕细作的种植技术。传教士在丙中洛传播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同时,把板栗、葡萄和苹果等首次引种到此地,扩大了当地的农作物品种,至今深受其惠,使丙中洛成为怒江地区有名的稻谷基地和水果基地。

文化生活方面,多种宗教的传入给丙中洛各族群众打开了一个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画面,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藏传佛教带来了佛学知识以及融藏族民间舞蹈、民歌、说唱表演和宗教仪式为一体的喇嘛舞等。天主教和基督教除了教唱《圣经》、《赞美诗》等外,创制傈僳族文字传播教义,并派人到维西等地培训,培养了此地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第一代知识分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白汉洛教案后,各种宗教在丙中洛基本上相安无事,在群众日常生活中就出现了相互融合的现象。如有的男女青年在传统节日鲜花节到仙女洞互定终身,又到教堂由神父主持婚仪。丧仪上,有的既请喇嘛念经,又请神父祷告。虽然,对宗教的信仰有一定的地域性和家族性,但父子、夫妻之间不会强行要求对方改变信仰。由此,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婚丧嫁娶就有可能包含各种宗教内容和仪式,因而,丙中洛地区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就更加独特和丰富。

[参 考 文 献]

- [1] 严德一.怒江边的怒子,载李绍明等编西南民族研究论文选(1904 年——1949 年),[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二卷 354.
- [3]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3.
- [4] 彭兆清等.丙中洛喇嘛寺简况,载怒江文史资料选集(下卷),[C].德宏:德宏人民出版社,1994.
- [5] 阿图.喇嘛寺村的变迁,载贡山文史资料第一辑.[C].
- [6] 教务教案档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法籍传教士艾嘉略开列的名单.
- [7] 教务教案档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九日茨中土弁目钱国栋的禀文.
- [8] 彭兆清等.贡山天主教与白汉洛教案,载怒江文史资料选集(下卷)[C].
- [9] 云南省志·宗教志(卷六十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 [10] 秦和平.近代云南历次教案述评[M].载尤中主编西南民族史研究.
- [11] 陶云逵.俅江纪程,载独龙族历史资料汇编.
- [12] 夏瑚.怒俅边隘详情,载永昌府文征[M].
- [13] 余庆远.维西见闻纪[M].
- [14] 彭义良等.天主教传入贡山的经过,载怒江文史资料[C].

[责任编辑: 杨德华]